

生存时的挣扎 死亡时的恐怖*

——解读《黑暗的心》

戴苏东

(南京邮电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 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充满着寓意,其框架结构和小说的人物、事件所展示的寓意与佛教精神有着相通之处。具体特征表现在主人公对一系列死亡事件的连绵不断的顿悟,以及小说中的“大海”、“船长”的象征含意和“船”的寓意中。

关键词: 康拉德; 框架结构; 解读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3)02-0027-03

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已发表整整一个世纪了,可它至今仍是个谜,留给后人许多争议。对库尔兹临死前的呼喊:“可怕呀!可怕呀!”的含意,评论家们众说纷纭,分歧之大,几乎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本文从库尔兹临终前的呼唤出发,对小说做一些补充性的研究。

《黑暗的心》写了马洛的一段历险故事。他作为船长乘着汽船,沿着刚果河到达非洲的荒林莽原,一路上,不断听别人谈论非洲腹地的一个叫库尔兹的白人代理商,在那儿,库尔兹被土著人奉若神明,尊为领袖。马洛带着极大的好奇心,追寻库尔兹的踪迹,最后,经过千难万险,终于见到了库尔兹。可是,库尔兹已经生命垂危,他亲眼目睹了库尔兹的死,亲耳听到库尔兹死前连呼“可怕呀!可怕呀!”康拉德借助库尔兹的故事表现了更深的思想内容。故事中康拉德把叙述人马洛的外貌描绘成一个佛教菩萨,让他给读者讲述人生的奥秘,揭示一个“可怕”的事实。

康拉德的作品存在佛教的痕迹,是由于他的特殊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并汲取了多种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理念。他出生于波兰,童年时代在俄罗斯生活,少年时期到法国马赛开始了海员生涯,二十一岁到英国,当上了水手。从此,他的足迹随着海轮遍及南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澳大利亚及非洲。欧洲人称他为欧洲作家而不是英国作家,也有人说是属于世界的。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在欧洲极为流行,叔本华认为人类的现象,归纳起来不外是意志的活动,再加上由欲望所带来的无聊、烦恼、痛苦,摆脱悲观痛苦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信仰宗教,而佛教是最为有效的一种。他指出,这个神话“使人觉得有重生的希望”,能够“达到一种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生、老、病、死不再存在了。”^{[1] (p. 13)}当然,无论是接受了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还是受亚洲文化的直接影响,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许多地方都显露出佛教的意象和痕

迹。比如康拉德将库尔兹的弥留之际称为“恍然大悟(或译为‘大彻大悟’)的决定性的时刻”。这是典型的佛教观点。佛教认为,人到了最后的时刻就会获得这种“悟”。倘若我们从该小说的叙述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便会发现更多的寓意。

《黑暗的心》采用的是双层“直接转述法”,即两位叙述者在叙述中都自称为“我”。除马洛以外,还有一位是不知名的叙述者,作为听众,他从“旁观者人物叙述角度”进行叙述,如实地记录了作品主人公马洛所讲述的故事。其重要功能之一便是补充主要人物叙述角度的不足。重要的是,马洛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叙述他对外部世界、库尔兹和其他人以及外界事物的看法和反应时,还有几位“听众”在现场。于是马洛在叙述时,便有了“对话者”,他可以自由地转换话题,随时表达自己的感悟及内心世界。由于两位叙述者都是“直接叙述者”,这使得整个作品形成了一个框架结构(frame structure),即不知名的叙述者所述的内容起着外框的作用,犹如一盏舞台演出用的聚光灯,可自由地把观众的视线引向合适的方位和境界,而读者则会伴随马洛的故事节奏,逐渐趋近作者的精神世界。

故事的“外框”对小说的意义非常重要。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作者介绍了故事的旁观叙述者马洛;对他来说,一个故事的含义并不象胡桃肉藏在壳里边,而是在外层把故事裹了起来,而故事突出了含义。

在表达含义的“故事外层”有些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故事开头至结尾,故事的“外层”都运用了比隐喻性的描写,三次重复地描述马洛的外貌、神情和姿态:故事开头“马洛盘着腿坐在船尾,背靠着后桅杆。他两颊深陷,黄面孔,背脊挺直,一副苦行僧的模样,两只胳膊垂下来,掌心向外翻,活像一尊菩萨。”故事中间对马洛做了这样的描述:“他停了一会。”“听我说,他重又开始说,把一只胳膊从肘部抬起,掌心向外,于是,加上他盘在身前的两条腿,他的姿势就活像一个穿着西装讲经的菩萨,只是缺少一座莲台——”故事结尾:“马洛停止了,模模糊糊,一声不响地

* 收稿日期 2002-12-26

作者简介:戴苏东(1952-),女,江苏东台市人,南京邮电学院讲师,现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和英国文学研究工作。
万方数据

坐到一边去了,姿态像个趺坐默思的菩萨。”正如佛教立“佛像”以尽“佛理”一样;“佛理”窃渺无边,难以尽言,要借用一个形体——“佛像”来承载。这样一般世俗众生就无须从佛经中领悟“佛理”,而可以从“佛像”的直觉中获得“佛理”的启示。可见,从“外层”寓意中,读者可更容易地感受到康拉德是在暗示马洛的境界是佛的境界、智慧的境界,既然小说的核心是“黑暗的心”,那么佛教境界就能“降伏其心”,使“黑暗的心”明心见性,从迷糊中觉悟。尽管马洛在故事中未直接讲述佛教教义,但我们仍可感悟到他所点化的教义与佛教的相通之处,而且马洛在不经意中也提到了这样的话:“我甚至也无法从它手下保卫我自己——的伟大的、救苦救难的幻想。”

二

从“框架结构”上看《黑暗的心》明显有着佛教经书的痕迹。该故事发生于一艘停泊在海边的小船“船”的象征意义在下文讨论),船上有故事叙述者马洛,另有听众“我”、主任(既是船长也是老板)、律师、会计等4人。这种故事模式让人很容易与佛教经典相联系。佛教的好几本经书的开头都是这样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经书中的“我”也是不知名的叙述者,虽然未使用引号,读者也可看出其框架结构。而小说中的人物马洛象一个菩萨,主任象一个引水员,律师年高德劭,还有会计和“我”。除去人数不可与经书中的人数相比,但这些人物的性别与“大比丘众”是一样的,都是男性。只是康拉德的人物具有更深刻的内涵,代表着世人各种不同的思想层次和社会职业。

马洛讲述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都与死亡有密切联系,他选择死亡作为故事的主旋律,似乎在表明“死的必然”。库尔兹的名字在德语的意思是“短的”,隐藏着“好景不长”的含意,他告别人世时确实寿命很短。他的死是故事的高潮,也是令马洛震撼的事件。库尔兹本人是个杀人的魔王;“天下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去杀一个他非常愿意杀的人”。就是这样的人,竟然由于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而痛苦和绝望。马洛在到达库尔兹的所在地之前,一路上还见到和听到过许多次别的死亡,每一次与死亡的不期而遇,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顿悟和震动。关于库尔兹的死,马洛做出了更为详细的描述:“库尔兹病得很严重,离开贸易站时,那只细瘦的手臂在威武十足地伸开来,下巴在活动,这幽灵的两只眼睛深陷在它那皮包骨头的脑袋上,阴森森地闪着光,这脑袋奇怪地急速扭动着。”这一描述表现了库尔兹的挣扎,他是不甘心去死的,他还在进行他的“事业”,他还在“说话”。他的这种挣扎与那些“劳累之后在等死”的人的挣扎相比或许更加痛苦。关于库尔兹的死,马洛有自己的顿悟,他告诉听众:“那儿还留下什么呢?但我当然知道,第二天那帮朝圣者们在—个烂泥洞里埋下了个东西。”

在马洛看来库尔兹的死是因果报应,他说“这片荒野早就认清了他,并且对他异想天开的侵犯给予了可怕的报复。”因为“库尔兹和其他殖民主义者把对非洲的掠夺和践踏美化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是为了‘使那千百万愚民摆脱他们可怖的生活习惯’,但是在行动上,他们把黑人劳工和孩子当作‘敌人’,让他们象牲口一样地干活,直到死去,他们还把那些反抗者的人头挂在杆顶上,作为对其他反抗者的警告。这些残忍的行径是天理不容的。等到库尔兹自己死去的时候,就象个东西一样给埋了,什么也没

留下,也没有一个人觉得可怜可惜的。

而马洛的前任弗雷斯勒文为了两只鸡的事,拿棍子狠狠地抽打村长,把村长打得嗷嗷叫,他自己的下场又如何呢?他被村长的儿子捅死后,尸体没人埋,给杂草做肥料。儿子为父亲报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显然也暗示了“因果报应,世事轮回”与佛教中“如影随形”的教义相通。

除了死者,马洛的故事中还出现了许多其他人物,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马洛的叙述中几乎没有提到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或值得人们崇敬的“好人”。在他故事中每个人都有世俗的恶习和缺点,要么残忍、奸诈,要么贪婪、嫉妒,要么迷糊、幼稚,连叙述人马洛自己也与库尔兹是同类型人。许多崇拜者把库尔兹看成神,马洛也称那些库尔兹的崇拜者为“朝圣者”。而马洛在故事中第一次提到库尔兹时便明确地告诉听众:“我即将去结识的,是一个软弱无力、装腔作势而又目光短浅的贪婪和残忍得愚蠢的魔鬼。”“神”和“魔鬼”只是库尔兹的不同名称,但是,它揭示了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的哲学观点,同时也暗示事物“变化无常”的真理,这与经书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非常一致的。

小说中“大海”、“船长”和“船”的寓意也值得讨论。只有细细体会作者的意图,小说的主题才能显现出来。

佛教中“苦海”比喻世间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小说的结尾这样写到:“远处海面上横亘着一带乌云,那通向天涯海角的静静的河道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昏沉地流动着——仿佛是流入一片广阔无边的黑暗的心中。”这儿作者将大海比喻为黑暗的心,而这正是小说的标题。故事中有这样一段对船长的描述:“他脸朝大海站在船头上。我们四个人含情地望着他的背影。”他看样子好像是个引水员,对水手来说,引水员就是安全可靠的化身。他的工作岗位竟不在那片亮闪闪的河湾上,而在他的背后,在那层低覆的阴暗朦胧中,这一点我们真是很难理解呢。“细读这段描写,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背后”是马洛和别的同行,也就是说,他的工作应该是面向人的精神境界的。而“阴暗朦胧”正与小说的标题“黑暗”相呼应。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年轻的马洛作为一个殖民主义者去非洲时,他的职务也是一个船长。

小说中“船”的意象十分独特。“船”在佛教中是度一切苦厄的工具,是佛教精神的载体。“一只巡航小艇,微微一晃便抛下了铁锚,风帆颤也没颤动一下,就停稳了。”这似乎在暗示,故事中这几个人都顺当地渡过了“苦海”,读者若上了这条“船”,也许会离苦得乐,到达光辉的彼岸。

不容忽略的是,在这个故事里,人若是离开了“船”,死亡就会发生。当弗雷斯勒文被打死时,他的“汽船也惊慌失措地跑开了”。马洛听说,他“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生物当中最文雅,最娴静的一个。”可见,无论你表面上是多么优秀,只要你稍不检点,一不留神,就会前功尽弃;“船”就离你远去了。第二个例子是马洛的舵手,他死在船上,是因为去关窗户不幸被矛射中了。马洛抱怨他“不能控制自己——就跟库尔兹一个样——一棵随风倒的树”,可见,人只有控制自己的行为,不随波逐流才能达到智慧境界。还有一例,马洛听说那个瑞典人是在船上自杀的,当马洛探究他的自杀原因时,答案是:“或许是太阳他吃不消了,或许是荒野吃不消了”。这里的“太阳”是指“光明”,而“荒野”是指“自然”。长期在“黑暗”中的人,已经习惯了黑暗,他们不能忍受“太阳(光明)”,自己弃“船”而去,当然到不了“光明的彼岸”。第四个例子与“船”也是有关联的。当

贸易站的其他人全都病倒的时候,那位经理说“我都来不及把他们从这块地方送出去——真是难以置信!”当然,“送出去”肯定是靠“船”了,没有足够的“船”当然无法送他们了。最后一个例子十分有说服力,库尔兹本在船上,应能“渡过苦海”到达理想的境界。可是就在此时,马洛的船出了问题。“我们的船坏了——如我所料——不得不在一个小岛的顶端停下来进行修理。这次延搁是让库尔兹先生信心动摇的第一件事情。”库尔兹下了“船”,结果死在小岛上。作为年轻的“船长”,马洛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超度罪孽如此深重的库尔兹是情理中的事,也是马洛所预测到的。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库尔兹罪恶太深,再加上他“信心动摇”,自然难逃厄运了。另外,库尔兹上了小岛之后对马洛说:“我躺在这儿的黑暗里等死啊”,而在船上,库尔兹可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可见,他也认为“船”是驶向光明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马洛说这样的话,显然确实把马洛当成了知己,但是为时已晚,因为他已下了“船”。于是,“可怕呀”便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三

马洛以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对“可怕呀”做出了解释:“生命是个滑稽可笑的东西——无情的逻辑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目的所作的神秘的安排。你所希望从它得到的,最多不过是一些对你自己的认识而已——而那又来得太晚——一大堆无法消解的遗恨而已。”这里所说的“逻辑”是指宇宙的自然规律,而有时人们为之而奋斗一生的东西,往往却是“毫无意义的”。库尔兹的一生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去非洲就是为了掠夺财富,他所搞到的象牙比任何人都多。在马洛看来,“可怕呀”是库尔兹对自我的认识,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许多对死亡有思想准备的人一样,他肯定是“把他的一生的各个细节,诸如欲望、诱惑和屈服等等,都重新体验了一番”,显然,这里说的“可怕呀”包含了他对生与死的理解。既说明了生存时挣扎的艰难所带来的痛苦,也表露了面对死亡的恐怖所带来的痛苦。可是,在此之前,当库尔兹并不明白自己快要死去的时候,他看

参考文献:

- [1] 叔本华.生存空虚说[M](陈晓南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
[2] 赵启光编选.康拉德小说选[M](智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Struggling Bitterly during Lifetime, Suffering Terror at Death

——Exploring the “Horror” in the Story “Heart of Darkness”

DAI Su-dong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Jiangsu Nanji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The framework, the characters and the events in Joseph Conrad's novel Heart of Darkness are full of implied meanings, which are related to Buddhism. They are concretely shown in the hero's enlightenments of a series of death accidents and the implication of “sea”, “captain” and “boats” in the novel.

Keywords: Joseph Conrad; framework; explore

起来并不痛苦。这个幽灵的神态满足而平静,仿佛它心中暂时已装满各式各样的感情。“这‘各式各样的感情’是什么呢?正如马洛所说:“人的头脑是万能的——因为一切都尽在其中,全部的去,以及全部的未来,都在你的头脑中。那么那里到底有些什么呢?欢乐,恐惧,悲哀,忠诚,勇敢,愤怒——谁能说得清?”这些七情六欲有时确能使库尔兹活着的时候得到暂时的满足,也正是这些东西使他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绝望无助,痛苦万分,而这种痛苦是巨大的,也是无法排解、无人代替、令人束手无策的。

看来对物质的追求是一切苦恼境界的根源。库尔兹在殖民地掠夺财富不择手段,他认为“每样东西都是属于他的”,他就是没有想一想他自己“是属于什么东西的”。他死的时候已经是“空洞的假库尔兹”,可他的真正的阴魂却“浸透了原始的感情,渴求过狂妄的声誉,拙劣的盛名,和一切虚有其表的成功和权势。”他那“空心人”的表象,只是名称上的,而实际上,他不是空心的。相反,他心里装的东西太多,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是无法轻装去理想境界的。这位凡夫俗子之所以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悟出来的东西只是“可怕呀”,这是因为他在弥留之际所使用的话题就是“我的未婚妻,我的贸易站,我的事业,我的想法”。正如上表所提及到的,马洛描述他的舵手死后变得非常的“重”;“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重”。无独有偶,马洛在搀扶库尔兹的时候也发现:“仿佛我是背了半吨重的东西从那边山上走下来。其实我只不过搀扶着他,他一只骨瘦如柴的手臂搂住我的脖子——他比一个小孩子也重不了多少。”,这个“半吨重”显然是象征性的。库尔兹最后消失的仅是很轻的物质的肉体,他的那颗“黑暗的心”一直是十分沉重,难以消失的,而且是代代相传的。

《黑暗的心》是容量丰富的作品,它包含着众多哲理,给人的启迪也是多样的,需要我们在阅读中不断去挖掘、发现。小说中“哲理”与“形象”的相融;“神”与“魔鬼”的描写;“掠夺”与“欺骗”的叙述,还有“生”与“死”、“人”与“自然”、“现代化”与“原始”的冲突,无不给读者以心灵的撞击,并留下“可怕呀”的无尽的思考。这也正是《黑暗的心》的神秘所在。